



(上接第3版)

“薛法根关注每一个教师的成长，总在关键时刻点拨一下，拉一把。”跟薛法根搭档多年的盛泽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沈玉芬说，在盛泽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有语文教师100多名，人人都听过薛法根的课，也基本都得到过他的指导。只要被他听过3次课以上的教师，都会获得“加速度”成长。

但名师的成长，除了上好课，还得做教研。薛法根要求全校教师每个月都要写随笔，定时定类地写文章，逼着教师多看书，拓宽知识面，提升业务能力。“薛校长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，他提出八个字：心态积极、马上行动。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、雷厉风行，趁早做，要做就做最好的，标准和求都比较高。”副校长张觉说。

为了“拔高”教师的研究能力，薛法根还着实下了不少“呆功夫”。他让所有教师做科研、写论文，写好了一个个改，还有一个个叫到办公室去聊论文、定提纲、改题目。

“这个暑假，他还在盯着10多个教师写专著。”周菊芳是程开甲小学副校长，也是一名语文教师。她告诉记者，薛校长不管走到哪里，包里都会带着教师的课题。每次把课题修改好后，都要对教师进行一对一过关辅导。有时候，连最小的标题，他都一级一级改好，一段话连标点符号有错都给你圈起来，不是提出问题让青年教师回去改就算完了。改好他还要再看，还催着要：改好了吗？再给我看看。“现在校区多了，有一阵子教师比较忙，薛校长就自己跑到教

师办公室去跟他们聊论文，一个个过关。”

在整个盛泽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里，教科研的氛围极其浓厚。不同年龄段的教师都会主动参加到教研活动当中，对同事的教学提出建议。薛法根又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研讨也好，听课也罢，优点可以提，但一定要提不足和建议。

“每个教师都是有思想的，都有可能成为名师。”这是薛法根对教师的信心和认识。很多教师都说，“在这个地方真的能够学到东西，包括上一节课，感到比较迷茫的时候，很多教师会来听课、评课，提出建议，有很浓厚的专业成长氛围和土壤”。

这样的学校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教师“向往的地方”。这么多年，他的核心团队、特级教师没有一个跳槽的。每个人都对学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不愿意离开这所偏僻的乡镇小学。薛法根自己，有好多次被外地学校高薪聘为校长，到市里当领导、到大城市当教师的机会，他都没有离开。

“在盛泽做教育教学实验，不是我一个人在做，而是一群人在做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并且有了这种几十年的根基，让每一个人扎根教育研究的土壤里，耐得住寂寞。”他解释说，近几年一下评上了好几位特级教师，就是因为这几年已经处在“竹子透出地面的阶段”，“没有这样一个群体，哪有这么多好教师‘冒’出来”。

学校的发展，一个好的校长的影响力太重要了。他留下来了，这批人也就出来了。

往“真”里做教育——站在儿童立场办学校

这两年，薛法根更忙了。

虽然整个暑假都泡在“组块教学”研究所里，但各类纷繁的事情依然很多，临近开学就是为新学年的教师犯愁。

“一个校长，必须有献身精神。”当了不少年的校长，薛法根越来越觉得，做教育可能要比做研究更复杂一些。“比如建学校，建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我很辛苦。但到底有多辛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”薛法根在程开甲小学的办公室外面设了一个茶座，陈设很简单，但是坐着就能看到一片湖。湖很小，不太有名，很安静。

薛法根觉得，学校是教师和学生的生活。天在校生活，一个好的环境，对教师来讲很重要；对孩子来讲，也很重要，是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活。薛法根把学校的建设当做课程来做，“一所学校就是一门课程”。

很多年前，工作不久的薛法根就想，总有一天要建一所学校，看得到日出，看得到日落。原来的弄堂小学好是好，但看不到日出，看不到日落。现在新的学校建起来，要让每个教师的办公室都很漂亮，星期六星期天也想到学校来；也要让学校有好的设备、好的课程，让盛泽的孩子每天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学校。

“学校一定要好玩。”程开甲小学新建的时候，薛法根就想好了，要做一个人工草坪，让孩子们打滚；要建开放式的展厅，让学生和家长随时都看到学校的文化；还要养一些多肉植物，这些植

物很难养，只要学生喜欢就费点功夫。学校门口和校内的田地要留下来，让学生明白自然的野趣，看春华秋实。

盛泽镇镇南原来是工业区，薛法根做了很多工作，一口气征下50亩地，做公园、竹林、迷你太湖、农田，让那里变成最美的乡村学校。“农村的孩子有幸福感，就会让你觉得在这里是值得的，这就是校长的责任。”薛法根说。

一所学校，每一处都要有教育的意识。学校是校长创造的教育作品，校长的教育理念在哪里？就体现在学校里。在这个作品里，有校长的思想，有校长的风格。做了校长的薛法根，在做教育。

五六年前，盛泽实验小学是江苏省青少年健康监测单位之一。有一年，经过医院检测，发现孩子们的肥胖率26.3%、近视率69%，龋齿率也比较高，三个指标把薛法根惊呆了。他开始先解决健康问题，几年后指标都下来了，他又开始关注心理健康，这两年学校花了30多万元，让每个教师都学习心理课程，学会与孩子沟通。这两年，学校有78位教师拿到心理健康教育上岗证。

“每个孩子都有多面性，在小伙伴、在不同人的面前有不同的模样。”薛法根发现，很多孩子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都不同，在小伙伴、家长和教师面前不一样，在不同的伙伴圈里也不一样，很多教师觉得学习成绩差的孩子不积极，但事实上，他们在社团活动中很积极，

清简： 由文化人格生长起来的教学风格

■成尚荣

讨论薛法根的风格必须追寻他的人格。

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对风格下过这样的定义：“风格即人。”他认为，讨论风格不能不讨论人，讨论风格就是讨论人。进而有学者提出，“风格是特殊的人格。”因此，追求、形成风格是塑造人格的过程。甚或说，追求、形成风格首要的是塑造自己的人格。

薛法根的语文教学风格是清简的。清简，是语文教学表达的基本方式，而这样的方式，是在他的内心生成并生长起来的。清简，好似薛法根敞开的窗口，呈现的是他表达的方式，展现的是他具有审美意义的风貌，闪烁的却是他的心境、他的人格特质。

薛法根是农民的儿子，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。他干过农活，熟悉田野的味道。读了师范，当了教师，薛法根的童年与这一切都会复现。因而，他会不知不觉地把教育、把语文教学，与田野、与庄稼、与农民自然联系起来，产生特有的想象。于是，田野的情境与教育的情境融合起来，化为同一的意蕴和气象。清简，正是在童年的体验中升华而成，凝聚在特定的情境之中。

薛法根的人格深处有着农民的朴素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农民相信每一棵庄稼都能生长，都能结出饱满的果实，绝不抱怨庄稼长得慢、结得少，而只会从自身寻找原因。”他从中领悟到的是：其一，农作物有自己生长的规律，不能急躁，要学会观察和等待。而教育也有同样类似的规律，这样的规律是清晰的，甚至可以说是“简单”的，不必把种植农作物搞得过于复杂，同样不应把教育搞得玄虚和繁杂。其二，农作物总会结出果实，总归有收获，这是对庄稼的信任。而教育呢？为什么就不能对孩子有同样的信任呢？薛法根对孩子的信任，同样出于一种真诚，同样是朴素的，因而是发自内心的、坚定的。其三，农民毫无自私自利之心，不辞辛劳地把自己一腔的热情和心血洒在田野里。他认为，教师就应像农民那样，

任劳任怨，为孩子的成长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。在薛法根的人格深处，烙上了农民的情怀，简单、质朴，简单中有着深刻，质朴中有着严格的逻辑；让教育清晰起来，让教育简明起来。

农民的情怀，对农作物自然生长的认知，薛法根从中悟到更深的意蕴是“过日子”。他说，当我消除了初登讲台的那种高傲与急躁以后，静下心来，安然地过着教育的日子。教育就是和孩子在学校里一起过日子，语文老师就是和孩子一起过语文的日子。他完全可以不说“过日子”，而说“生活”。这不只是因为“过日子”更为通俗，更重要的是，“过日子”会让他又一次回到了“家”，虽平淡，却洋溢着亲情；虽简单，却内心充盈。更重要的是，和孩子一起“过日子”。薛法根爱孩子，他对儿童的爱是深沉的。他真正站在儿童的立场上。他说，上课时，我要把我的目光投向每一个孩子，每一个孩子都在我的视野中，我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是为孩子的。他真正把儿童的创造精神当作实现教学主张的一根支柱。他说，发展儿童的言语智能，就是开发和培养儿童的创造潜能，儿童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了，儿童成了课堂的主人，教学怎么会不简、怎么不会不活跃、怎么会不智慧？他真正从儿童的眼光来看教材、看语文、看教育。他说，语文教材在语言上应该有三个层次：适合儿童现时交流的伙伴语言；适合儿童发展的“目标语言”；适合儿童吸收和内化的文学作品的精粹语言。他真正懂得儿童世界的特质。陶行知在《新的旅行法》里说：“儿童社会要充满简单之美。”薛法根坚信，语文教育走进儿童的生活，和儿童一起过日子，就会简单起来，就会清简起来。

薛法根像个孩子。他的笑容，有时很诡谲，不知内里躲藏着什么，不过他的诡谲也很简单，很容易被猜透，就像小孩子使坏又不太成熟一样。绝大部分时候，他还是相当阳光的，露出孩

童般的笑，连那浅浅的酒窝里也盛满真诚。最像孩子，还是他在课堂里的那种神态。因此，孩子们都喜欢他，连他的躬背及稍稍突出的牙齿，孩子们都觉得很美。一个像孩子的人，是智慧的，薛法根的骨子里永远是个孩子，他永远清简。

薛法根是个懂得感恩的人。他说，他的一生要记住几个重要人物。记住，不只是个心理过程，而是一个文化过程。这种记忆文化，在他的人格完善过程中，深深烙上了感恩的道德元素。

他记住了恩师庄杏珍。他从庄杏珍那里学到的人品：一身正气，敢说敢做，眼里“不揉沙子”；课业如人品，课堂无小事，事事育人，教师无小节，处处关注，缺失人格魅力，就可能彻底缺失魅力；课前要“煎熬”，课上才“轻松”；要在“糟糕透了”与“精彩极了”之间来回行走。他说，庄老师给了他智慧和品格。薛法根的“清简”，可以看得见到庄老师的影子，自然朴实，幽默大气。由此看来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，是对恩师最好的感恩。

他记住了杜殿坤、吴立岗。这两位大学教授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学生，什么叫研究。正是吴立岗教授的“素描作文教学”理论，让他领悟到了教学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。清简，是一种大气，清简中的丰富与深刻，是教授、学者们点化了他、深化了他。他感恩。

他记住了《江苏教育》。《江苏教育》给了他平台，给了他阅读、写作指导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面对编辑，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、从未有过的创造激情，“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这是我一个转折点”。那一个个不眠的“探航”之夜，薛法根深悟了探索之道、创新之道。

薛法根一直在追寻着专家、学者、恩师们的教育之道、研究之道、成功之道，最后的结论是，大师之道实质是大道至简；清简中的大格局、大智慧、大手笔、大创造。

幸福薛法根

■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 沈正元

关于幸福，薛法根在《教育的幸福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幸福，来源于自己对教育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体验。没有享受到教育幸福的人生是遗憾的；没有为学生传递教育幸福的教师是失败的；

一个好的领导，一定会做梦，会做一个让所有人都为之心动、自觉为之行动的梦。薛法根的幸福就源于他的教育梦——他要建设一所令人向往的学校，创造愉悦的教学氛围，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；他要让教师幸福地教、让孩子快乐地学。他认为，教育就是为孩子的幸福耕耘。

薛法根“做”梦，体现了他作为校长高瞻远瞩创造未来愿景的远见力；他更善于把学校的教育梦想“卖”给师生、家长和社会，引发他们深度的认同和执着的追随。有了办学理念、办学愿景，薛法根会鼓励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学校的办学理念、办学愿景乃至培养目标，引导教师在讨论、讲演中解读、内化，达成深刻的理解与高度的认同，进而敞亮教师的内心世界，提升教师的精神境界。

薛法根的幸福来自他的目中有人。他说过，教育是善良人的事业，要把自己当成别人，把别人当成自己；把别人当成别人，把自己当成自己。因此，他把师生发展、让师生成为最优秀的作为他最大的幸福。

要成长学生，首先要成长教师，要成就一群教师。每个教师都蕴藏着巨大的潜能，薛法根十分尊重教师的个性，树立起“管理即服务”的意识，为每个教师创造施展其才华的舞台。他提出了教师“四项基本功”：读书、磨文、演讲、研课。“一课三磨，一文三改，一题三讲，一书三读”成为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。教师们边教边研，边研边教，化蛹成蝶。短短10来年，一所农村小学，继薛法根之后又走出了4位特级教师，其中3位是语文特级教师，这不能不说是薛法根与他的团队创造的一个奇迹。

薛法根的幸福还来自于他不断反思、不断改进。他常说：“要改变学生，先改变教师；要改变教师，校长先要改变自己。”薛法根是一个“反思型的实践家”。作为语文教师，他常常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学生的发展实际、教学方法是否适合学生、教学话语是否尊重孩子……作为校长，薛法根一直反思自己对学校的发展定位把握是否到位、管理方法是否科学民主、对教师发展的推动是否有效……因为反思，薛法根不断检视自己的不足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；因为反思，他的语文教学、学校管理变得简单而有效。在成长学生与教师中，薛法根获得了更多的幸福感。

